

钱穆作品系列

钱 穆著

中国文学论丛

钱穆
作品
系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钱 穆著



中国文学论丛

钱穆作品系列



钱穆
作品
系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论丛/钱穆著.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2.8
(钱穆作品系列)
ISBN 7-108-01720-2

I. 中… II. 钱… III. 文学史-研究-中国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6868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面设计 海 洋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字 数	182 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钱穆 (1895—1990) , 字
宾四, 著名历史学家, 江苏无
锡人。1912年即为乡村小学教
师, 后历中学而大学, 先后在
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数校任教。
1949年只身去香港, 创办新亚
书院, 1967年起定居台湾。

湖上闲思录
中国史学名著
中国历史研究法
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国史新论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钱穆作品系列

论语新解
孔子传
庄老通辨
朱子学提纲
宋代理学三书随劄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中国文学论丛

自序

贯之屡次要把我几篇有关中国文学的讲演记录汇印一单本，我都婉言拒绝了。一因我这几次讲演并不是同时继续的。多是隔着一两年，应人邀请，偶尔拈一题，讲过即搁置了，其间并没有一贯的计划和结构。二则听众对象不同，记录人亦不同，因此所讲所记，精粗详略各不同。其中有两篇是我舍弃原记录稿而径自另写的。有几篇我只就记录稿删削，并未多加润色。亦有记者把我所讲遗漏了一节，我也懒得整段添进去。而且讲演究和著作不同，有许多意见，我自知非精密发挥，不仅不易得人同意，抑且容易引起误解。我曾在新亚讲过两年中国文学史，比较有系统，但我在冗忙中，并未能把学生课堂笔记随时整理改定。我又想把平日意见挑选几个重要题目，分别写成专文，先后已写了《读〈诗经〉》，《读〈文选〉》，及《略论唐代古文运动》等诸篇（均已散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但也是隔着一两年遇兴到，又得闲，才写一篇，终非一气呵成。又不知究须到何时才能把我心中所想写的都络续写出。因念贯之厚意不可却，而那些讲演稿，虽是一鳞片爪，

尽多罅漏，也终还有值得一读处，所以终于重把来再看一遍，又在文字上小有删润，集为此编。偶有几篇小笔记，亦是临时遇索稿者，信手拈笔为之，更不成体段，而尚幸其未散落，仍在手边，姑附于后，聊充篇幅。此等讲演和笔记，大部分是在到香港后这十几年中所成，很少一两篇，成于未到香港以前。我在此更不注明年月。原记录人姓名能记忆者，有孙鼎宸、黄伯飞、叶龙、杨远、陈志诚，记此志谢。

我更应感谢贯之屡次催索之诚意，没有他这般催索，此书不会在此刻出版。

壬寅岁暮钱穆识于九龙之沙田

再 序

余之此书，初次付印，在 1962 年之春。乃汇集此前数年来在各地有关中国文学之讲演稿及少许笔记而成。书名《中国文学讲演集》，所收凡十六篇。此下又续有撰述，今再加进，编为一书，改名为《中国文学论丛》。所加入者，共十四篇，再以付印。前后相距，则已逾二十年之久矣。

自念幼嗜文学，得一诗文，往往手钞口诵，往复烂熟而不已。然民国初兴，新文学运动骤起，诋毁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甚嚣尘上，成为一时之风气。而余所宿嗜，乃为一世鄙斥反抗之对象。余虽酷嗜不衰，然亦仅自怡悦，闭户自珍，未能有所树立，有所表达，以与世相抗衡。

但亦仅以如此，乃能粗涉四库，稍通经史，凡余之于中国古人略有所知，中国古籍略有所窥，则亦惟以自幼一片爱好文学之心情，为其入门之阶梯，如是而已。

今年已老，双目模糊，书籍文字，久不入眼。前所

诵记,遗忘亦尽。学无成就,亦惟往年爱好之一番回忆而已。重编此书,惭汗何极。

1983年夏时年八十九钱穆
自志于士林外双溪之素书楼

目 录

自序	1
再序	1
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	1
文化中之语言与文字	23
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	29
中国文学史概观	48
中国散文	67
中国文学中的散文小品	79
中国古代文学与神话	96
略论中国韵文起源	103
谈诗	111
诗与剧	131
中国文化与文艺天地	140
情感人生中之悲喜剧	160
中国京剧中之文学意味	171
再论中国小说戏剧中之中国心情	180
略论中国文学中之音乐	191

漫谈新旧文学	202
品与味	211
欣赏与刺激	222
恋爱与恐怖	228
读书与游历	236
释诗言志	249
释《离骚》	253
略论《九歌》作者	255
略谈《湘君》《湘夫人》	257
为诽韩案鸣不平	263
韩柳交谊	268
读欧阳文忠公笔记	271
记唐文人干谒之风	274
记唐代文人之润笔	286
无师自通中国文言自修读本之编辑计划书	289

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

(一)

一民族文字文学之成绩，每与其民族之文化造诣，如影随形，不啻一体之两面。故觐国问俗，必先考文识字，非切实了解其文字与文学，即不能深透其民族之内心而把握其文化之真源。欲论中国民族传统文化之独特与优美，莫如以中国民族之文字与文学为之证。

中国文字由于中国民族独特之创造，自成一系，举世不见有相似可比拟者。而中国文学之发展，即本于此独特创造之文字，亦复自成一系，有其特殊之精神与面貌。即论其语文运用所波及之地域，及其所绵历之时间，亦可谓举世无匹。

姑就尽人皆晓者言：“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已是三千年前之诗歌。“时甲子味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仗黄钺，右秉白旄

以麾，曰：邈矣西土之人。”此亦是三千年前之史记。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此乃二千五百年前一圣人之言辞。“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此亦二千三百年前一哲人之著作。“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此又二千三百年前哲人之对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又二千数百年前一哲人之格言。诗、书、论、孟、老、庄，为中国二千年来学者尽人必读之书。即在二千年后之今日，翻阅二千年前之古籍，文字同，语法同，明白如话，栩栩如生，此何等事！中国人习熟而不察，恬不以为怪。试游埃及、巴比伦，寻问其土著，于彼皇古所创画式表音文字，犹有能认识能使用者否？不仅于此，即古希腊文、拉丁文，今日欧洲人士能识能读者又几？犹不仅于此，即在十四五世纪，彼中以文学大名传世之宏著，今日之宿学，非翻字典亦不能骤晓也。

中国人最早创造文字之时间，今尚无从悬断。即据安阳甲骨文字，考其年代已在三千年以上。论其文字之构造，实有特殊之优点，其先若以象形始，而继之以象事（即指事），又以单字相组合或颠倒减省而有象意（即会意）。复以形声相错综而有象声（即形声，或又称谐声）。合是四者而中国文字之大体略备。形可象则象形，事可象则象事，无形事可象则会意，无意可会则谐声。大率象形多独体文，而象事意声者则多合体字。以文为

母,以字为子,文能生字,字又相生。孳乳寢多,而有转注。转注以本意相生,本意有感不足,则变通其义而有假借。注之与借,亦寓乎四象之中而复超乎四象之外。四象为经,注借为纬,此中国文字之所谓六书。一考中国文字之发展史,其聪慧活泼自然而允贴,即足象征中国全部文化之意味。

故中国文字虽原本于象形,而不为形所拘,虽终极于谐声,而亦不为声所限。此最中国文字之杰出所在。故中国文字之与其语言乃得相辅而成,相引而长,而不至于相妨。夫物形有限,口音无穷。泰西文字,率主衍声。人类无数百年不变之语言,语言变,斯文字随之。如与影竞走,身及而影又移。又如积薪,后来居上。语音日变,新字叠起。文字递增,心力弗胜。数百年前,已成皇古。山河睽隔,即需异文。欧洲人追溯祖始,皆出雅里安种。当其未有文字之先,业已分驰四散,各阅数千年之久。迨其始制文字,则已方言大异,然犹得追迹方言,穷其语根,而知诸异初本一原。然因无文字记载,故其政俗法律,风气习尚,由同趋异,日殊日远。其俗乃厚己而薄邻,荣今而蔑古,一分不合,长往莫返。

至于中国,文字之发明既早,而语文之联系又密。形声字,于六书占十之九。北言河洛,南云江漾,方言各别,制字亦异。至于古人言厥,后世言其。古人称粤,后人称曰,亦复字随音变,各适时宜。故在昔有右文之编,近贤有文始之辑,讨源文字,推本音语。故谓中国文字与语言隔绝,实乃浅说。惟中国文字虽与语言相亲接,而自具特有之基准,可不随语言而俱化,又能调洽殊

方,沟贯异代,此则中国文化绵历之久,镕凝之广,所有赖于文字者独深也。

(二)

中国文字又有一独特之优点,即能以甚少之字数而包举甚多之意义。其民族文化绵历愈久,镕凝愈广,而其文字能为之调洽殊方,沟贯异代,而数量不至于日增,使其人民无不胜负荷之感,此诚中国文字一大优点。考之《说文》,如曰:“𩇑,牡马也。”今则径称牡马。又马一目白曰𩇑,今径称马一目白。又马浅黑色曰𩇑,今则径称马色浅黑。又马衔脱曰𩇑,今径称马衔脱。牧马之苑曰𩇑,今径称牧马苑。此类不胜枚举。古言牡马声若𩇑,故特象声造此𩇑字。后世语变,只称牡马,或曰雄马、公马,则𩇑语既废,𩇑字亦不援用。此因语言之变,自专而通,而文字随之简省,其例一也。

又如《方言》:“𩇑、怜、𩇑、𩇑,爱也。东齐海岱之间曰𩇑;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相敬爱谓之𩇑;陈楚江淮之间曰怜;宋卫邠陶之间曰𩇑或曰𩇑。又如眉、梨、𩇑、𩇑,老也。东齐曰眉;燕代之北鄙曰梨;宋卫兖豫之内曰𩇑;秦晋之郊,陈兖之会曰𩇑。”夫爱而曰𩇑,老而曰梨,倘各依方言,自造新字,则文字既难统一,而方言亦且日淆。因中国早臻一统,能以政治握文字之枢纽。周尚雅言,秦法同文,于是𩇑、怜、𩇑、𩇑,必曰爱。眉、梨、𩇑、𩇑,必曰老。文字不放纷,语言亦随之凝聚。今虽遐陬僻

壤，曰爱、曰老，无不晓领。以文字之明定，驭语言之繁变。故今中国虽广土众民，燕、粤、吴、陇，天旷地隔，而文字无不一致。抑且语言亦相通解。凡《尔雅》、《方言》之所载，转注互训之所通，约定俗成，渐趋一致，此又语言之变，自别而通，而文字随之简省，其例二也。

由第一例言之，后世有事物新兴，而必有新兴之言语。轮船铁路，电影飞机，凡此之类，即以旧语称新名。语字不增，而义蕴日富。近人有谓当前事物，求之雅言，皆有相应字语可以借用，如车轮外胎，寻之古文，曰輶、曰辒。车行暂止，曰辍。然今直言车胎，或曰橡皮车胎，不必复用古文輶辒诸字，又不必别创橡辒橡輶之名。更不必为橡皮车胎另造新字。至车行暂止，则直言车站，不必假借辍字，更不必再制新字。此见中国语言文字之简易而生动。辍之与輶未必雅，车站车胎未必俗。盖中国语字简洁，一字则一音，一音则一义。嗣以单音单字，不足济用，乃连缀数字数音，而曰车站，曰橡皮车胎，即目之为一新字亦无不可也。如此连缀旧字以成新语，则新语无穷，而字数仍有限，则无穷增字之弊可免。抑且即字表音，而字本有义，其先则由音生义，其后亦由义缀音。如是则音义回环，互相济助，语音之变不至于太骤，而字义之变又不至于不及。此中国文字以旧形旧字表新音新义之妙用一也。

惟其音义回环相济，故方言俗语，虽亦时时新生，而终自环拱于雅文通义之周侧，而相去不能绝远，逡巡既久，有俗语而上跻雅言之列者，有通文而下降僻字之伍者。故中国文字常能消融方言，冶诸一炉。语言之与

文字，不即不离，相为吞吐。与时而俱化，随俗而尽变。此又中国文字不主故常，而又条贯如一，富有日新，而能递传不失之妙用二也。

(三)

世界各民族最古文字，主要有埃及、巴比伦、中国三型。其先皆以象形为宗，然就此三者之体制而较论之，则实以中国文字为最优。巴比伦楔形文字，尽作尖体，纵横撇捺，皆成三角，又一切用直线，如手字作𠂇，日字作◇，颇难繁变。埃及文则竟如作画，其文字颇未能脱离绘画而独立。中国文字虽曰象形，而多用线条，描其轮廓态势，传其精神意象，较之埃及，灵活超脱，相胜甚远。而中国线条又多采曲势，以视巴比伦专用直线与尖体，婀娜生动，变化自多。巴埃文字既难演进，则惟有改道易辙。故象形之后，皆继之以谐声。然巴埃之谐声字复与中土形声有异，巴埃谐声特如画谜，画谜以图代字，某字有若干音，就用若干同音物象拼合之。姑以中国语作例为说，如造杀字，则画上狮下鸭二形，狮鸭切声杀，此则狮鸭两形仅等于一音符，不复是图像。然其语言，不受文字控制，则不能如我之简洁，一字多音，则借图谐声，其道亦苦。巴埃文字，演进不深，职由此故。今所知者，埃及才有千余字。亚述亦尔。而中国殷墟龟甲出土者逾十万片，略计字数当在四千以上。此则我皇古先民仓、诵圣智，艺术聪颖，胜越巴埃之一证也。